

故纸生香系列丛书

主 编 李婉芬
副主编 黄卓坚



故纸生香系列丛书



先

生

王月华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生 / 王月华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7
(故纸生香系列丛书 / 李婉芬主编, 黄卓坚副主编)
ISBN 978-7-306-06079-2

I. ①先… II. ①王…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3679 号

先生 XIANSHENG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王延红

责任编辑: 王延红

封面设计: 刘 犇

装帧设计: 刘 犇

责任校对: 张红艳 廉 锋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46, 84111970,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1168mm 1/32

6.375 印张 14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发行部联系调换

王月华

广州日报资深编辑、记者，担任“广州档案独家解密”专版主笔三年有余。以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线索，并通过查阅翔实的历史文献和图片资料，深刻、立体和生动展现广州近两百年以来历史文化风貌的变迁。

故纸生香系列丛书

主 编：李婉芬

副主编：黄卓坚

序

因为深爱 所以记得

月华是我的好友，曾经一起“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好友。她一个地道的外来姑娘，在长江边长大，至今说起“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风光，仍是深情款款；后来，她又去北京上大学，短短四年学了一口京片子，在胡同口跟摇着蒲扇的大爷侃起大山来，居然能够以假乱真。

她是一个在哪里生活，都能想办法找出当地的可爱之处，然后尽情去享受的人。正因为太容易在生活里找到乐子了，所以她对赚钱一直不怎么上心，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赚钱是为了快乐，可我现在已经很快乐了，为什么还要去费力赚那么多钱呢？”当你看到她坐在珠江边的大排档里，一边慢悠悠吃着一大盘姜葱炒蟹，一边说着这样的话时，就会禁不住地羡慕妒嫉恨。

可这么一个善于从平常日子里找到快乐的姑娘，对广州的爱，却是特别真挚持久的。在广州生活多年后，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发现没有，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包括我自己，只要在广州住上一阵子，就会喜欢上这个地方，就算有一天离开了这里，也会念念不忘。广州不是一个让人第一眼就惊艳的地方，可它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住得越久，就爱它越深，越舍不得离开它。倘若有机会，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

或许是上天回应了她的期待。四年前，她受广州日报委派，撰写“广州档案独家解密”专栏，从此“猫”进了广州国家档案馆，翻开一沓沓尘封的卷宗，还原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最初，她还有些胆怯，说自己活脱脱成了一个在书山文海中四处乱钻、头晕目眩、可怜巴巴的小书虫；可当她慢慢定下神来，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幸运的书虫。她发现自己开始跟活生生的历史细节相遇，透过一行行娟秀的蝇头小楷，一张张光谷陆离

的旧报纸，一份份行文儒雅的市政公报以及一本本为了加深理解而额外阅读的史学专著，她看到了这个城市活色生香的过往，感受到了广州生生不息的商业与文化传统，以及市井平民的生活热情。换言之，她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根。

她在故纸堆里钻得越深，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就越深，而理解得越深，就爱得越真切。“爱是理解的女儿”，是她最喜欢的一句话。她说，透过这些尘封的史料，她看到了十三行的繁华和忧伤，那些行商的名字不再只是一个个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了知识精英的坚韧和委屈，他们大多生前不曾闻达，死后亦多寂寞，但无怨无悔接续着岭南文化的薪火；看到了一个个为生计操劳的普通人，卖“飞机榄”的小贩嬉笑着走街串巷，黑色绸衣的自梳女三五成群走过骑楼街；珠江边的昼家小艇里，粥粉香味扑鼻，岸上，鸡蛋花开得正盛；她甚至听到了濠畔街的管弦、长堤的市声，感受到了西关大屋趟栊门后一缕悠长的阳光。

她说，经过这四年，她内心的问题慢慢有了答案，乍一看并不令人惊艳的广州，为何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让人慢慢爱上她？因为，这是一个既尊重传统，又不断吐故纳新的城市，是一个愿意包容每一个外来者的城市，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着的城市。于是，她把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与眷恋，都密密织进文字里。四年来，她积攒下了近百万文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她写给广州这一座心爱之城的“情书”。如今，经过中山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这封“情书”也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如果你能安静心神，在灯下一页页翻阅，第二天清晨醒来，走在熟悉的街头，你也许会发现，看似寻常的每一道风景，都有了新的含义。

不过，我相信，月华对广州千年城市记忆的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期待她对这座城市的美好往昔有更深的挖掘和解读，持续探寻岭南文化真正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因为爱，所以记得，与月华共勉，也与读者共勉。

胡雪莲

2017年6月于康乐园

目 录

教育篇

- 嘉约翰：苦心孤诣四十年 为广州西医教育奠基 / 3
- 富马利：垃圾场旁建起中国第一座女医学堂 / 11
- 赖玛西：点亮盲童心里的光 创办华南第一所盲童学校 / 20
- 钟荣光：岭大首任华人校长 与蔡元培齐名 / 25
- 陈子褒：提倡白话文教育第一人 / 35
- 那夏理：四十年心血护“真光” / 41
- 陈炳权：借来五百银元 办出一所大学 / 49
- 何剑吴：为体育教育奠基 离世只有学生送行 / 56
- 黄 节：大学者写乡土教材 启蒙小娃爱南粤 / 64
- 金曾澄：温玉君子甘当高师“奶娘” / 70
- 卢乃潼：化缘十年办起中医学堂 / 76
- 梁鼎芬：首掌广雅 冠冕楼雄踞岭南 / 82
- 阮 元：创办学海堂 促广州学术崛起 / 89

悬壶篇



陈正复：以育儿百科传世的道士 / 99

陈珍阁：“潜伏”海外学解剖 / 104

邱 燊：引进牛痘 征服天花的“落榜生” / 110

曾天治：针灸先驱 飞针穿纸苦练救人术 / 117

科技篇



李明彻：爱星空 更爱岭南百姓 / 125

邹伯奇：苦并快乐着的晚清科学达人 / 132

李任重：首造显微镜的“文科生” / 139

谢瓚泰：中国飞艇设计第一人 / 144

陈焕镛：爱背莎士比亚的植物学家 / 149

其他篇



屈大均：十年心血 熬出岭南百科 / 159

梁庭枬：徘徊于古典与新知之间 /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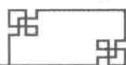
杜定友：一生痴恋图书馆 / 171

廖崇真：为改良粤丝倾尽心血 / 177

罗文干：助建中国第一个法医研究所 / 183

夏同龢：自费东渡留学 点燃法治薪火 / 188

教 育 篇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医学堂和第一所西医精神病院。他孜孜不倦数十载，诊治了近百万个病人，做了近3万例手术，翻译了数十种医学典籍，培养了150多个本土西医人才，直至“跑完了当跑的路，打完了那美好的仗”。

嘉约翰：

苦心孤诣四十年 为广州西医教育奠基

1898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年已七旬的老者带着两个精神病人，登上一叶扁舟，准备去往珠江对岸。在他身后，矗立着博济医院的几栋建筑，他在这里耗费了40多年的心血，终于打造出一座被公认为“中国新医学发达之始源”的著名医院。在江对岸，经他多年奔走筹资才建起来的小楼正静静等待着主人过江而来，他将在这里创办广州乃至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

光阴荏苒，他在而立之年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到广州，行医数十载，诊治了近百万个病人，做了近3万例手术，翻译了数十种医学典籍，培养了150多个本土西医人才，到此时已是白发丛生，但他依然要去为新生的精神病院奔忙，因为“该跑的路还没有跑完”。

时隔百年之后，今天能够想起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想请你跟我一起记得他——广州西医学教育的奠基人嘉约翰。

治病：

年诊万余人 外科手术开先河

翻阅多名历史学者对嘉约翰医生的著述，关于他来华之前的经历，都几乎只有寥寥几句：“嘉约翰，来华传教士，182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1847年毕业于美国著名医学院——杰斐逊医学院，之后在美国行医7年。”而关于他来到广州的动因，也只不过短短一行，据说他年轻时偶有机会听人讲起中国缺医少药的情形，就立下了远渡重洋的志向。1854年5月，他带着新婚妻子乘船抵达广州，开始行医传教生涯。

资料里的文字总是客观而洗练的，可背后的辛劳乃至磨难却可以说很久。抵达广州后不到半年，嘉约翰接管了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在穗创办的第一家西医馆——广州眼科医局。在他主持眼科医局的最初两年间，医院接诊了近5万名病人，病人如此之多，医生却只有寥寥几个，其工作强度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超负荷工作的同时，嘉约翰还失去了新婚妻子——因为水土不服，早早病逝于澳门。之后不久，眼科医院又在“十三行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外国医生纷纷避走，嘉约翰也不得不带着重病的幼儿回到美国。我很难去体会嘉约翰医生当时的心情，那真像是“一切回到了原点，除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1858年10月，嘉约翰带着辗转筹款购得的一批医疗仪器，再次回到广州。1859年1月，他在城南增沙街一栋两层民舍前挂起了“博济医院”的牌子。草创之初的博济医院十分简陋，病房不过五六间，每年接诊的病人却总会过万，其中有一大半是穷人。贫苦患者纷至沓来，一来是因为嘉约翰医术高明，白内障、腹腔积水、息肉、结石之类让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在这里做个手术就能解决；二来是因为看病免费，嘉约翰有时甚至还会倒贴“补助”，为此常常把教会开给他的薪水搭了进去。

“蜗居”在增沙民居的数年间，嘉约翰始终在为博济医院的“扩容升级”而努力，为此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四处筹款。1866年，他终于筹得足够资金，在珠江北岸盖起了一栋拥有100多个床位的病房楼，让博济医院搬入“新家”，1867年又盖起了门诊部和药房室，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医院初见雏形。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嘉约翰的主持下，至1874年博济医院光结石手术就做了数百例，此外，林林总总的肿瘤切除手术也几乎都在国内开了先河，当时的报纸因而将博济医院称为“中国新医学发达之始源”。

数字读来总是有些枯燥，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将自己放在100多年前的情境下细细体会嘉约翰医生为之付出的辛劳，你大概也会同意，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和精短的文字，实在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半生辛苦不平常”。

育人：

译书数十卷 成就医学教育里程碑

据资料记载，早在“蜗居”增沙民舍之时，嘉约翰就在筹划培养本土的西医人才了。1866年，医院甫一搬入新址，医学班旋即开办，用嘉约翰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这个医学班是“一所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要把它的学生送到各个地方”，因为他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

草创之初的医学班规模很小，连续几年每年都只有十多个学生，但课程设置颇为精心。在为期3年的学习期限内，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药理学、化学、微生物学、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这几乎涵盖了美国医学院讲授的全部课程。当时，像这样系统教授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班，在全国都很难找到第二家，是名副其实的“星星之火”。

我不知道你能否想象出一个小小的课堂，十来个学生围绕着自己敬爱的老师，听他将之前闻所未闻的知识娓娓道来，再跟着他一点点发现这些知识对于治病救人的用处，内心会泛起怎样的好奇与喜悦，而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课堂完全当得起“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

嘉约翰普及现代医学教育的殷切心情，还可以从他翻译的医学著作数量中一窥端倪。为了让本土学生有教材可用，仅1871—1873年短短3年间，他就编译出版了《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今天译为《外科手



嘉约翰医生肖像



清末传教士嘉约翰等人与广州职员合影